



CE

双语
译林

壹力文库 051

A FAREWELL TO ARMS

永别了，武器

不管战争多么非打不可，打得多么有理由，都绝对不要因此认为战争不是罪孽。

—— 海明威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美国〕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 著 方华文 译

 译林出版社

双语译林
奎力文库
051

〔美国〕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 著
方华文 译

永别了，武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别了，武器：汉英对照 / (美) 海明威 (Hemingway, E.)
著；方华文译. —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1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书名原文：A Farewell to Arms
ISBN 978-7-5447-3338-0

I. ①永… II. ①海… ②方…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39217号

书 名 永别了，武器
作 者 [美国] 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
译 者 方华文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胡玲琴
原文出版 Arrow Books, 2004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27千字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3338-0
定 价 32.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篇

第一章·····	3
第二章·····	5
第三章·····	9
第四章·····	13
第五章·····	19
第六章·····	25
第七章·····	30
第八章·····	38
第九章·····	41
第十章·····	55
第十一章·····	60
第十二章·····	66

第二篇

第十三章·····	73
第十四章·····	80
第十五章·····	84
第十六章·····	90
第十七章·····	95
第十八章·····	99
第十九章·····	104

第二十章·····	114
第二十一章·····	119
第二十二章·····	127
第二十三章·····	130
第二十四章·····	140

第三篇

第二十五章·····	145
第二十六章·····	158
第二十七章·····	162
第二十八章·····	173
第二十九章·····	180
第三十章·····	185
第三十一章·····	200
第三十二章·····	204

第四篇

第三十三章·····	209
第三十四章·····	215
第三十五章·····	223
第三十六章·····	233
第三十七章·····	239

第五篇

第三十八章·····	255
第三十九章·····	266
第四十章·····	269
第四十一章·····	274

第一篇

第一章

那年夏末，我们暂宿于一个村庄的农舍里，目光越过河流及平原，望得见群山。河床上裸露出的鹅卵石和大圆石头，在阳光下晒得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水流湍急，深处的水蓝汪汪的。部队从农舍旁走过，沿大路前行，身后荡起的尘土纷纷扬扬落在树叶上，连树干上也积满了尘埃。那年树叶脱落得早，我们目送着部队在大路上挺进，尘土飞扬，微风吹得树叶纷纷落地。士兵们走过之后，大路便空荡荡的了，白刺刺的颜色，只剩下了一片落叶。

平原上是一片丰田沃野，果园随处可见，而平原远处的群山则光秃秃的，呈棕褐色。山里正在交火，夜里看得见炮弹爆炸时一闪一闪的亮光。在黑暗中，那亮光就像夏天的闪电，此时的夜晚已凉气袭人，只是没有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那种感觉罢了。有时，在黑暗中我们可以听见部队从窗跟前走过的脚步声，还有牵引汽车拖着大炮经过时的隆隆的响声。夜里交通繁忙——公路上有许多毛驴，身子两侧的鞍具上驮着弹药箱，也有运送士兵的灰色卡车，还有一种卡车，装的货物用帆布遮盖，以较慢的速度行进着。白天路上也有用牵引汽车拖拽的重炮，长长的炮管用青翠的树枝覆盖，牵引汽车也盖着青枝绿叶以及葡萄藤。朝北我们望得见山谷对面有一座栗树树林，而在林子后边，在河的这一边，另有一座山。部队也在攻占那座山，不过推进不利。到了秋季，这儿秋雨连绵，栗树叶子纷纷掉落，枝头光秃秃的，树干则被雨水渍得发黑。葡萄园里也枝叶稀疏；乡间样样东西都是湿漉漉的，都是褐色的，一片萧瑟的秋意。河上雾霭茫茫，山头阴云笼罩。卡车驶过，泥浆飞溅。士兵们个个成了泥人，身上的斗篷湿漉漉的，连来复枪也是湿的。他们每人身前的皮带上挂有两个灰皮子弹盒，沉甸甸装满又长又窄的六点五毫米口径的子弹夹；那子弹盒在斗篷下鼓鼓囊囊的，当他们从路上走过时，就好像是一群怀胎六月的孕妇。

路上时有灰色小汽车疾驰而过，通常是一位军官和驾驶员并排而坐，车子的后座上还坐着几位军官。这些小汽车溅起的泥浆甚至比炮车溅起的还要多。如果车子后座上有一个小个子，坐在两位将军中间，矮小得连脸都看不见，只看得见他的军帽顶和他那细窄的背影，而且车子又开得特别快的话，那么那位小个子可能就是国王。他住在乌迪内^①，几乎天天这样子来视察战况——战事进展得极不顺利。一入冬，雨便下个不停，而霍乱也接踵而至。不过，疫情被控制住了，部队里最后仅仅有七千人死于霍乱。

① 乌迪内：意大利东北部城市。

第二章

第二年捷报频传。山谷对面那个山头以及那个有栗树林的山坡，已经给攻占了下来，而南边平原远处的高原上也战绩辉煌。八月，我们渡过河去，驻扎在戈里齐亚^①的一幢房子里。这户人家有喷水池，花园圈着围墙，园中绿树成荫；屋子旁边还有一棵紫藤，颜色紫紫的。现在，战斗就在跟前的大山里进行，而非远在一英里开外了。小镇环境十分优雅，我们住的房屋也很漂亮，屋后河水潺潺流淌。小镇很顺利就攻占了下来，而前边的山头却久攻不下。奥地利人似乎还想着一旦战争结束，有朝一日要重返小镇哩，所以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军事行动，并未狂轰滥炸，这一点让我感到很高兴。镇上照常有人居住，有医院和咖啡馆，有炮队驻扎在小街上，有两家妓院——一家招待士兵，一家招待军官。此时夏季已过，夜间凉爽。战斗在镇外的群山里进行。镇上有一座弹痕累累的铁路桥，河边的隧道已毁于战火——从前在这儿双方进行过交战；广场周围树影婆娑，而通向广场的路旁，也排列着长长的树行；此外，镇上还住着一些女孩子呢；国王乘车经过时，有时可以看到他的脸了，他小小的身躯、细长的脖子，灰灰的胡须跟山羊胡子一个样；镇上有些房屋，因被炮弹炸去一道墙壁，内部突然暴露，倒塌下来的泥灰碎石堆积在花园里，有的还堆到了街上；还有，卡尔索前线战况顺利，这一切都使得今年秋天比起去年困居乡下的秋天大为改观。战争的局势也在发生着变化。

小镇外高山上的橡树林，现在没有了。我们初到小镇时，正值夏日，树林青翠，而现在只剩下残桩断树了，地面亦被炮弹炸得面目全非。这年秋末的一天，我来到了橡树林的旧址，看见一团云朝山顶飞来。云团移动的速度非常快，转眼太阳便成为晦暗的黄色，一切景物都灰蒙蒙的，天空被乌云罩住了。那团云落在山上，倏然将我们罩在

^① 戈里齐亚：意大利东北部城市。

其中。接着，雪花飞舞。那雪在风中飘飘扬扬，覆盖了光秃秃的大地，只有树木的残桩裸露在外。大炮上也盖上了雪，而战壕后边通向厕所去的雪地上，已有人走出了几条雪径。后来我回到山下的小镇，跟一个朋友坐在军官妓院里，一边望着窗外那鹅毛大雪徐徐飘下，一边守着一瓶阿斯泰白葡萄酒斟酒对饮。我们知道今年的战事算是结束了。河上游那些山头，并没有攻打下来；而河对面的山头，一座也没有攻占。等到明年再解决吧。我的朋友看见跟我们同食堂的那个牧师小心翼翼地踏着雪浆从街上走过，便敲敲窗子，想引起他的注意。牧师抬起头，见是我们，便莞尔一笑。我的朋友招手叫他进来。他摇摇头，往前走了。当天晚上，在食堂里吃意大利面条时，人人都狼吞虎咽，吃得津津有味——用叉子卷起面条，等到整股面条都挑起来后便往嘴里送，不然就是不住地又起面条用嘴巴吸。吃面的时候，大伙儿还从一个以加仑计量的大酒瓶里斟酒喝——那酒瓶遮盖着青草伪装，挂在一个铁架子上，你用食指扳一下瓶颈，那清澈的带点丹宁酸味的红酒便流进你用同一只手所拿的玻璃杯里。大家吃完面后，上尉便拿牧师开起了玩笑。牧师年纪轻，动辄便脸红。他穿的制服跟我们大伙儿一样，只是他那灰外套胸前左口袋上方多了一个深红色丝绒缝成的十字架。上尉操一口夹杂着英语的意大利语，我怀疑是为了照顾我，好叫我听得明明白白，免得有所遗漏。

“牧师今天找女孩子了吧？”上尉一边说，一边用眼睛瞟我和牧师。牧师笑笑，脸色涨红，连连摇头。上尉经常给他设圈套。

“难道不对吗？”上尉追问道，“我今天可是亲眼看见牧师跟几个女孩子在一起。”

“没有这回事。”牧师辩白说。别的军官都觉得这种“圈套”很有意思。

“牧师是不跟女孩子厮混的，”上尉继续说了下去，“牧师是从来不与女孩子厮混的。”他这样解释给我听。他拿起我的酒杯，为我斟满酒，同时一直注视着我的眼睛，还用眼睛的余光瞟着牧师。

“其实牧师每天夜里要对付五个女孩子。”上尉说完，饭桌上的人就都笑了起来。“你懂吗？牧师每天夜里是五对一啊。”他做个手势，放声大笑。牧师没争辩，当做玩笑听了。

“教皇希望奥地利人打赢这场战争。”少校说，“他所钟情的是弗朗兹·约瑟夫^①。那可是他的摇钱树啊。我是个无神论者。”

“你看过《黑色猪猡》这本书吗？”中尉问我，“我给你找一本来。这书动摇了我的信仰。”

“那是本低俗肮脏的书，”牧师说，“你不会当真喜欢它的。”

“是本很有价值的书。”中尉说。“它披露了牧师生活的真实情况。你一定会喜欢的。”他对我说。

我冲牧师笑笑，而牧师在烛光下也对我笑笑。“劝你可别看这本书。”他说。

“我给你找一本来。”中尉说。

“有思想的人都是无神论者。”少校说，“不过我对共济会^②也是不信任的。”

“我信任共济会，”中尉说，“那是个高尚的组织。”

此时有人进来了。门打开时，我看见外面落雪纷纷。

“下雪天，不会再展开攻势了。”我说。

“那是当然的喽。”少校说，“你应当去休假放松一下。到罗马，到那不勒斯、西西里……”

“他应当去参观阿马尔菲。”中尉说，“我给你写个地址卡，去找我在阿马尔菲的家人。他们一定会把你当亲儿子看待。”

“他应该到巴勒莫去。”

“他应该到卡普里岛去。”

“我希望你去参观阿布鲁齐，探望一下我在卡布拉柯塔的家人。”牧师说。

“你听他还说参观阿布鲁齐呢。那儿的雪下的比这儿还大。他又不是想看农夫。还是让他到文化和文明的中心地去吧。”

“他应当找几个漂亮的女孩子。我给你开一些那不勒斯的地址。美丽年轻的女孩子——有她们的妈妈在身旁做伴。哈！哈！哈！”上尉把手掌摊开，大拇指向上，其他手指散开，就像玩手影戏那个样——

① 当时奥匈帝国的皇帝。

② 共济会并非宗教，而是一种秘密结社。

他的手影投在了墙上。这时他又用夹着英语的意大利语说话了。“你去的时候像这个，”他指着大拇指说，“回来时像这个。”他指了指小拇指。大伙儿哄堂大笑。

“你们请看！”上尉说着又把手掌摊开，烛光又把他的手影投在了墙上。他先把大拇指竖起，然后按顺序逐一给大拇指以及另外几个手指命名：“索托中尉（大拇指）、中尉（食指）、上尉（中指）、少校（无名指）、中校（小拇指）。你走的时候是索托中尉，回来时便是索托上校了！”

大家哄堂大笑。

上尉的指影戏大获成功。他瞧了瞧牧师，嘴里吆喝道：“每天夜里牧师五对一哟！”

大家又是一场哄堂大笑。

“你应该立刻就去休假。”少校说。

“我倒希望可以陪你一道去，做个向导。”中尉说。

“回来时带一台留声机听听。”

“再捎回来几张好的歌剧唱片。”

“要卡罗索^①的唱片。”

“不要他的。他唱时乱吼乱叫的。”

“说人家乱吼乱叫，你恐怕巴不得能唱得跟他一样吧？”

“他的确乱吼乱叫。我就说他乱吼乱叫！”

“我希望你到阿布鲁齐去。”牧师在一片争吵声中说道，“那是打猎的好地方。那儿的人你一定会喜欢的，气候虽然寒冷，倒是清爽干燥。你可以上我家里去住。家父是个有名的猎手。”

“大家走吧，”上尉说，“到妓院乐一乐去，不然就关门了。”

“再见。”我对牧师说。

“再见。”他说。

① 卡罗索（1873—1921）：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第三章

我返回前线的时候，部队仍驻扎在那座小镇上。在跟前的田野间，大炮的数量比从前多了好些，而春天也姗姗而至。四处一片翠绿，葡萄藤上长出了小青芽，路边的树木结了叶子，海上吹来阵阵微风。我看到了那座小镇和小镇旁的山丘以及被山丘所环绕的古堡——远处群山连绵，那是棕褐色的群山，只有山坡上点缀着一点绿色。小镇里的大炮也增多了，又新建了几家医院，街上可以碰到英国军人，有时还能见到英国妇女。又有一些房屋被炮火所摧毁。天气暖意融融，像春天一样。走在树荫遮盖的小巷里，全身被墙上反射过来的阳光晒得暖洋洋的。我发现部队还住在原来的那幢房子里——房子看起来跟我离开时没有什么两样。大门开着，有个士兵坐在外边长凳上晒太阳；偏门的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而我一踏进门，便闻到大理石地板和医院的气味。一切依然如旧，只是已到了春天。我向大房间的门口张望一下，看到少校正在办公，窗子打开着，阳光晒了进来。他没看见我，而我不知道现在就进去报到好呢，还是先上楼洗一洗。后来我决定还是先上楼去。

我和雷纳尔迪中尉合住的房间，窗户朝着院子。只见窗户洞开，我的床上铺好了毯子，我的东西挂在墙壁上，我的防毒面具放在一个长方形的白铁罐子里，钢盔仍旧挂在那枚钉子上。床脚放着我那只扁皮箱，而我的冬靴，涂过油擦得亮光闪闪的，搁在皮箱上。我这支奥地利狙击枪则挂在两张床的中间——狙击枪的枪管是蓝色的八角形，枪托用漂亮的黑胡桃木制成，适合于贴着脸颊骨射击。跟狙击枪配套用的望远镜，我记得是锁在皮箱里的。中尉雷纳尔迪在床上睡觉，听见响动便醒了，并坐起身来。

“你好啊！”他招呼道，“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好极了。”我们握握手，他搂住我的脖子吻了吻我。

“抱歉。”我说。

“你风尘仆仆，该洗一洗。”他说，“你都到过什么地方，都干了些什么？快讲给我听听。”

“我云游天下——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圣佐凡尼镇、墨西拿、陶尔米那，哪都去了。”

“你好像在背火车时刻表。有没有什么艳遇？”

“有。”

“哪儿？”

“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

“够了。你只需把最动心的艳遇告诉我就行了。”

“在米兰。”

“这是因为米兰是你的第一站吧。你在哪儿遇见她的？在科瓦^①吗？你们都去了什么地方？你感觉如何？快把这些都讲给我听听。你们是不是度过了整整一个销魂之夜？”

“是的。”

“其实那也没什么稀罕的了。咱们这儿现在有漂亮的小姐了。她们是新来的姐儿，以前从没到前线来过。”

“那挺好呀。”

“我的话你不相信吗？咱们今天下午就看看去。镇上还有美若天仙的英国女孩子哩。现在我爱上了巴克利小姐。我带你去拜访她。说不定我要和巴克利小姐结婚呢。”

“我得洗一洗，然后去报到。现在大家都没事可做啦？”

“自从你走以后，除了冻伤、冻疮、黄疸、淋病、碰伤、肺炎、硬性下疳和软性下疳，再没有别的病号。每星期总有个把人被石片砸伤。真正的伤员也有那么几个。战斗下星期又要打响了。或许已经开始了。大家是这么说的。你觉得我跟巴克利小姐结婚是不是正确的选择——婚期自然得定在打完仗之后。”

“绝对正确。”我边说，边往脸盆里倒满了水。

“今天晚上你得把一切都讲给我听。”雷纳尔迪说，“现在我再睡一

① 科瓦：著名的意大利餐厅，1817年创建于米兰。

会儿，养好精神，漂漂亮亮地去见巴克利小姐。”

我脱下外套和衬衫，用脸盆里的冷水擦起了身子。我一边用毛巾擦着，一边把房间环视了一下，望望窗外，望望合眼大睡的雷纳尔迪。他相貌堂堂，年龄跟我相仿，是阿马尔菲人。他喜欢当军医，我们俩是好朋友。我盯着他看的时候，他睁开了眼。

“你口袋里有钱没有？”

“有。”

“借给我五十里拉吧。”

我揩干手，从挂在墙上的外套里面的口袋里掏出皮夹子来。雷纳尔迪接过钞票，折好塞在裤袋里，身子依然躺在床上。他笑着说：“我得在巴克利小姐面前摆摆阔气。你是我的铁哥们、好朋友，是我的经济保障。”

“看把你美的。”我说。

那天晚上在食堂里，我坐在牧师的旁边。牧师对于我没到阿布鲁齐去很失望，突然显得很伤心。他曾给他父亲写信，说我要去，家里为此还做了准备。我自己也像他那样难过，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竟没有去。其实我本来打算去的，于是我就费了些口舌解释，说阴差阳错没去成。最后，他总算理解了，知道我的确打算去，怨气也就差不多消了。我喝了许多红酒，过后又喝了咖啡和斯特雷加酒。我带着酒意说，情况往往事与愿违，不可能诸事合心合意。

我们俩说话的当儿，食堂里其他的人正在为什么事争论不休。我本来打算要到阿布鲁奇去的。我所去之处并非天寒地冻，并非路面冻得结实得像铁块，天气晴朗，又冷又干燥，下的雪干若面粉，雪地上有野兔的爪印，庄稼人一见你就脱帽喊老爷，而且适合于打猎。这样的地方我一个都没有去过，却在烟雾弥漫的咖啡馆里消磨时光，一到夜里，房间直打转，你得盯住墙壁，才能止住眩晕感。夜间酩酊大醉躺在床上，倍感人生如梦，醒来时心怀异样的兴奋感，不知与何人同枕共眠。黑暗中，这个世界虚如幻梦，叫人兴奋，所以你又得装痴装呆，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认定世间的一切都是如此。有的时候，你却又会变得斤斤计较，怀着这样的心情从睡梦中醒来——到了早晨，虚

幻感顿然消失，触目净是尖锐的、严酷的、清楚的现实，有时为钱跟人脸红。有时早上醒来感到愉快、甜蜜、温馨，带着这种感觉吃早饭和进午餐。有时则无丝毫美好的感觉，巴不得夺门而出。但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夜晚总会到来。我想把夜里的情况，以及白天跟夜晚的差异告诉牧师，想说明白天倘若不是很清爽很寒冷的话，还是夜晚好。只是苦于解释不清，就像我现在一样力不从心。但是如果你有过亲身体验，你会明白的。牧师没有这种体验，但他照样理解了我本来是打算到阿布鲁奇的，却没去成。我们俩仍旧是朋友，虽有分歧，但情趣相投。我所困惑的事情，他往往能够理解，而等到我理解了，却过后总忘个干净。关于这一点，我当时不理解，是后来才明白的。

我们交谈期间，大家都在食堂里。饭已经吃完，其他人仍在喋喋不休地争论。我们俩一收住话头，上尉便高声嚷道：“牧师不开心啦！没有女孩子，牧师就不开心！”

“谁说我不开心。”牧师说。

“牧师不开心喽。牧师希望奥地利打胜仗。”上尉管自说道。旁的人侧耳听着。牧师直摇头。

“无稽之谈。”他说。

“牧师希望我军永远都不要进攻。难道你不是希望我军永远都不要进攻吗？”

“不是的。既然在打仗，就必须进攻。”

“必须进攻。一定要进攻！”

牧师点点头。

“别折腾他了，”少校说，“他老实巴交的。”

“至于进攻不进攻，反正他也无法决定。”上尉打了个圆场说。

最后，大家纷纷站起来，离席而去。